

英语语言文学研究论集

薛家宝 陈 许 主编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目 录

序.....	王守仁	(I)
前言.....	薛家宝 陈 许	(III)

文学研究

荒岛：“文明人类”的透视镜		
——论《蝇王》对传统荒岛小说的突破	薛家宝	(1)
试论美国科幻小说的产生和发展	陈 许	(12)
评长篇小说《紫颜色》	包丽丽	(27)
真善美的颂歌——评菲尔丁的《汤姆·琼斯》	张夕平	(37)
论海明威小说中的死亡意识	杨 洋	(45)
叙事文学创作主体的重新认识	魏 燕	(54)
现实与可能的错置		
——评勃鲁特斯的悲剧性缺陷	卢亚林	(66)
都柏林——一个“他者”观照下的世界		
——评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	缪春旗	(77)
莎士比亚与种族主义		
——就夏洛克和奥赛罗两个艺术形象看莎翁的种族观	周 青	(88)
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一部力作		
——评豪威尔斯的《赛拉斯·拉帕姆的发迹》	陈 怡	(93)
大地上的流浪者——霍顿·考尔菲德一族		

- 从《麦田里的守望者》看美国流浪汉小说…… 毕凤珊 (102)
- 欧·亨利作品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 朱洪祥 (112)
- 对《苔丝》以“一个纯洁的女人”为副标题的几点分析
…… 杨 芳 (121)

语言研究

- 英文阅读中的策略模式…… 徐世红 (126)
- 隐喻的相对观…… 李 箭 (134)
- 外语习得中的“语境”说…… 李二占 (141)
- 语言习得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陆月华 (147)
- 二语习得研究综述…… 沈 莉 (156)

翻译研究

- 翻译中词汇层次的不等值现象…… 姜海清 (166)
- 《围城》比喻翻译探美…… 陈胜利 (173)
- 汉语、英语植物寓意成语相互翻译分析…… 姜 勇 (186)
- 论中国式英语形成的根本原因…… 焦春艳 (191)

教学研究

- Interview and Report: A Meaningful Activity in
Teaching EFL Writing…… 杨雪芹 (198)
- Towards a Process Approach to Writing in China
…… 黄新如 (207)
- 试论英语语义场的特点及其在教学中的指导作用
…… 袁益山 (218)
- 英语阅读教学中的结构提纲策略…… 顾海峰 (226)
- 语法交际教学的语言观…… 吴春红 (232)
- 影响外语学习的两个因素与外语教学…… 王胜苏 (241)
- 谈易混淆词的教学要素…… 苏海燕 (250)

英语《视听说》教学的理论基础和教学实践·····	张月琴	(257)
试论英语歧义句在写作中的应用·····	樊林	(264)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试题测试点分析及答题技巧·····	魏哲峰	(273)
大学英语听力教学的障碍与解决办法·····	刘世晓	(286)
大学英语翻译教学初探·····	苏军锋	(291)
从法英比较谈大学法语时态的学习·····	徐海燕	(297)
运用多媒体辅助英语教学·····	万树超	(305)
主要作者简介·····		(312)

序

盐城师范学院是江苏省一所重要的师范学院,近年来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为江苏省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盐城师范学院外语系的老师们在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的同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科研。《英语语言文学研究论集》(以下简称《论集》)将老师们最新的研究成果结集出版,展示了他们的科研积极性和科研实力。

《论集》共选收论文 36 篇,内容涵盖英语文学、语言、翻译、教学四个研究领域。盐城师范学院外语系在“文学研究”方面已形成一定的群体优势,这在《论集》中可以看得出来。有关英美小说、戏剧、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文章,学术水平较高,不乏精当之论,如:《荒岛:“文明人类”的透视镜》论述了《蝇王》对西方荒岛小说的突破,观点令人信服;《试论美国科幻小说的产生和发展》讨论了美国科幻小说的产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要作家与作品以及所形成的艺术特征;《评长篇小说〈紫颜色〉》较为详尽地分析了这部黑人小说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的独到之处;《叙事文学创作主体的重新认识》提出用“隐指作者”和叙述主体来解释叙事文学的创作主体。“语言研究”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外语学习方面,如:《英文阅读中的策略模型》描述了阅读理解的策略模式;《语言习得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就“外语学习”与“二语习得”之间的异同进行辨别。“翻译研究”也有新的发现,如:《翻译中词汇层次的不等值现象》归纳总结了原语和目的语之间词汇层次的不等值现象;《〈围城〉比喻翻译探美》则就《围城》比喻的翻译,在美

学层面进行探讨。“教学研究”的特点是注重联系英语教学实践,如:《试论英语语义场及其在教学中的指导作用》探讨了语义场在英语教学中的具体运用;《运用多媒体辅助英语教学》充分肯定了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对英语教学的促进作用,并就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我一向认为:教学应该以科研支撑,科研应该指导教学。盐城师范学院外语系的老师们以实际行动表明:科研与教学并不矛盾,而是可以相互促进,相辅相成。

毋庸讳言,《论集》中也有少数论文的文笔稍显稚嫩,但它们也反映出该系年轻教师朝气蓬勃、奋发向上、勇于探索的精神风貌。

目前,盐城师范学院外语系的老师们仍在英语语言文学领域中不断探索。我预祝他们不断取得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王守仁

2002年10月于南京大学

前 言

为了活跃盐城师范学院外语系的学术气氛,促进学科建设,从而进一步推动全系教师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我们编辑了这本《英语语言文学研究论集》(以下简称《论集》),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这本《论集》共选编了包括英语语言、文学、翻译和教学等四个方面的研究论文 36 篇,其中既有已在国内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也有尚未发表的论文。从我系师资队伍的结构上看,青年教师占多数。他们尽管平时教学工作繁重,但对科研并没有懈怠,因为他们深知国外高校一直就有“Publish or Perish”的说法。事实上,教学与科研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教学促进科研,科研又推动教学。另外,外语系的现任领导班子也十分重视科研,帮助有发展潜力的青年教师尽早进入科研阵地,为他们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发挥科研能力强的骨干教师的积极性,搞好传、帮、带,形成科研群体,尤其是在英美文学研究方面。所以,这次编辑《论集》一事一经宣布,青年教师反应热烈,投稿踊跃,充分显示了我系青年教师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尽管这本《论集》肯定会有不少不足之处,但里面文章的研究范围可以略显我系教师的研究兴趣与状况。我们将这些论文汇集出版,作为我系教师近年来部分科研成果的结集,献给关心我系事业发展的外语界专家和全国高校从事英语教学与研究的同行,并望不吝赐教。

在此《论集》即将付梓之际,我们要衷心地感谢中国英语教学研

究会副会长、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会长、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王守仁教授,他对我们编辑《论集》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并在百忙之中为《论集》作序;我们还要衷心地感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社长庄智象教授,他对《论集》的出版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有志者事竟成”。我们在学术研究上将继续努力,锲而不舍。相信我们今后会做得更好!

薛家宝 陈 许

2002年9月于盐城师范学院

荒岛：“文明人类”的透视镜

——论《蝇王》对传统荒岛小说的突破

薛家宝

摘要：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的小说《蝇王》采用荒岛小说的文学样式，构建出全新的“反讽式”情节结构，突破了传统的“荒岛变乐园”的理想化模式，开创了荒岛小说探索人性恶的先河；《蝇王》并没有脱离社会现实，而是借助荒岛透视人性的弱点和西方文明社会潜在的邪恶，警醒人类不要让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重演。

关键词：荒岛小说；人性；威廉·戈尔丁；《蝇王》

英国当代小说家威廉·戈尔丁与世长辞已经十年，但他所留下的作品却没有因之而褪色分毫，文学评论界的“戈尔丁热”也仍在继续，《蝇王》这部使戈尔丁蜚声文坛的小说似乎更加受到广大英美读者青睐，且“已成为考察战后英语小说途中一个非停不可的站头”。^①然而，由于《蝇王》这部作品是虚构与真实的微妙结合，其虚构的成份常常化为具体的形态，而现实的成份往往又隐含在虚幻之中，所以其象征意义就比较难以把握了。虽然戈尔丁于1983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西方文学批评界对《蝇王》是否在场景、情节和人物方面模仿了18世纪和19世纪荒岛小说的问题仍然众说纷纭，我国文学批评界对《蝇王》“人性恶”主题的哲学基础也颇有微词。本文拟通过对

《蝇王》及相关作品的比较分析,就人们所争论的问题发表一管之见,充作引玉之砖。

一、“荒岛”中的《蝇王》

首先,《蝇王》与传统的荒岛小说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换言之,是否如西方批评界所云,《蝇王》在许多方面是对传统荒岛小说的模仿?

我们知道,由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巴兰坦的《珊瑚岛》、史蒂文生的《金银岛》等构成的小说体类之所以被称之为“荒岛小说”,是因为它们从故事的场景到情节到创作思想,都有迥异于其他小说的共同特征。就场景而言,这类小说都是以“荒岛”作为展开故事的特定空间,“荒岛”乃是其成其为“荒岛小说”的特殊标记,即独有的艺术符号;就情节而言,由于某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原因而流落荒岛、在岛上有着奇特的经历、最终意外获救回归人类社会,这是构成荒岛小说主要情节的三部曲;就创作指导思想而言,荒岛小说一般都是使人物的活动范围脱离现实社会的复杂环境,将生活缩小到易于把握和处理的程度,从而开辟出一块任凭自己发挥的天地,以便作者凭借自己的生活感受和想象力去自由自在地探索人与社会相隔离、在没有文明道德规范约束情况下的生存模式及人的本性。

回头看《蝇王》。《蝇王》主要描写的是未来原子战争的某个年代,一架疏散英国小学生的飞机中弹坠落在一个荒无人烟的热带海岛上,幸存的孩子们从一个团结的整体逐渐分裂,从和睦相处发展到为了满足嗜杀的欲望而相互残杀,把一座美丽的小岛焚为焦土。最后一艘海军战舰发现烟火赶来,使这群孩子获救。显然,从故事的场景,到三部曲的情节结构,到大致的创作指导思想,《蝇王》与一般荒岛小说颇为相似。于是,模仿或借用其他荒岛小说的嫌疑似乎就挥之不去了,言之有据嘛。然而,笔者以为,既然《蝇王》是一部荒岛小说,它就不可避免地具有荒岛小说的共同特征。《蝇王》中的荒岛确实与《鲁滨逊漂流记》、《珊瑚岛》等荒岛小说中的荒岛具有某些相似

的成份：《珊瑚岛》上“充满了鲁滨逊式的南太平洋植物”，^②巴兰坦的蜡烛树可产蜡烛，戈尔丁的蜡烛树在富有想象力的主人公西蒙眼里就“像蜡烛”。然而，由于热带海岛上的树木、花草、野果、鸟兽等总是大同小异，荒岛小说所描写的生存环境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但这种相似，只能解释为荒岛小说所共有的故事场景，是荒岛小说的一般特征。谁都不会因为电话、无绳电话、可视电话都具有靠电流传播声音的共性而指责可视电话的发明者模仿前人。至于小说主要情节等方面的相似，则也应作如是观。再看“模仿说”的另一重要“依据”，那就是《蝇王》在人物乃至人物姓名的设计上都含有其他荒岛小说的影子。如果说人物姓名相仿是“模仿”，那就等于说戈尔丁的思维贫乏到连姓名都给不出了。我们以为，这些“影子”正是作者的刻意安排，正是启发读者从与前人荒岛小说相反的视角去审视人类社会以及人的本性的“引子”，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中再行探讨。

事实上，此“三部曲”绝非彼“三部曲”。只要进入具体情节的发展过程，就不难发现，《蝇王》的情节与其他荒岛小说大相径庭。同样是流落荒岛的英国人，二百多年前笛福笔下的鲁滨逊凭着顽强的意志、不屈不挠的精神，不畏艰难战胜野人，解救星期五，教化星期五，在岛上建立了一个文明的、自给自足的小社会；一百年前巴兰坦的《珊瑚岛》中的三个孩子，坚忍不拔、善良正直、互助友爱，解救受难小女孩，感化当地土著人，将荒岛变成“乐园”，使文明传播到海外；《蝇王》中的孩子们流落荒岛后，吹响捡来的海螺，使幸存的孩子聚拢在一起，举行民主会议，推举拉尔夫为首领，根据自己对文明社会的印象组织起一个小社会。到此为止，戈尔丁似乎在向读者展示一幅与前人荒岛小说相似的理性社会的画面。然而，他并没有落入前人的俗套，没有让小说的情节沿着前人的老路发展下去，而是笔锋一转，使情节朝着与前人荒岛小说截然相反的方向推进。在绝望、饥饿和恐惧的驱使下，孩子们很快分裂成相互对立的两派，荒岛上的小社会陷入了危机。以拉尔夫为代表的善的一派仅有三人，力量单薄，不堪

一击；而绝大多数的孩子则归顺了以杰克为首的恶势力，他们本性中的潜在的“恶”使他们日趋野蛮，互相残杀。善良聪明的比奇和友善仁慈的西蒙死于非命，拉尔夫也险遭杰克的毒手，文明和理性在与原始冲动和野性的抗争中显得苍白无力。虽然戈尔丁笔下的孩子们最终也像前人荒岛小说的主人公一样，在过往船只的救助下回归人类社会，但这些孩子的命运却与其他荒岛小说主人公迥然不同。鲁滨逊回归的是“光荣革命”后的太平盛世，《珊瑚岛》的孩子们回到了“日不落帝国”的鼎盛时代，而《蝇王》的孩子们却被战船带回到正在进行原子战争的未来人类世界。

从文明小社会建立到瓦解到相互残杀，从荒岛上的原始争斗到走向未来人类世界的原子战争，相似“三部曲”的表层结构下汹涌流动着的是全新情节，不仅使得《蝇王》最终完成了与《鲁滨逊漂流记》、《珊瑚岛》等荒岛小说绝对不同的内在结构上的突破，而且随着情节的不同流向推出了与其他荒岛小说截然相反的主题。笛福、巴兰坦等荒岛小说家，囿于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表面繁荣，从正面的角度，以肯定的形式，表现了“人性皆善”和“谁努力、谁追求、谁得救”的主题。笛福笔下的鲁滨逊成了理性和追求的化身，鲁滨逊与星期五之间和谐的主奴关系的表象掩盖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贪婪、剥削以及开拓掠夺殖民地等罪恶的东西。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引起的人的信仰危机使得戈尔丁对资本主义社会无穷进化的可能性产生了怀疑，他发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并不能达到笛福、巴兰坦等 18、19 世纪作家在其作品中所描写的“人性皆善、荒岛终成乐园”的理想境地，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把人们从“性本善”的陶醉中唤醒，引导人们反省导致战争和人们信仰危机的罪恶根源。虽然早在古希腊的《酒神》、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弥尔顿的《失乐园》等作品中早就有关于人性中固有罪恶的描述，但戈尔丁是将“人性恶”引入荒岛小说的第一人。中外文学史上像《蝇王》这样使“人性恶”成为贯穿全书的鲜明主题的作品也很少见。至此，除了突破、创新外，我们还能看到任何“模仿”的痕迹吗？换言之，仅靠“模

仿”能模仿出全新的情节与内在结构乃至完全相反的主题吗？

二、《蝇王》中的“荒岛”

必须指出，《蝇王》的全部独创性，恰恰都是从“荒岛”这一荒岛小说独有的艺术符号的能动运用开始的。站在荒岛小说的角度看《蝇王》有哪些创新或突破固然是必要的，但还不足以充分认识《蝇王》的全部艺术个性，更不足以充分揭示《蝇王》与传统的荒岛小说的质的区别。正因为如此，我们要进一步深入到《蝇王》内部，从艺术创作的角度，看威廉·戈尔丁是如何将荒岛小说这一文学样式“拿来”为我所用，构筑起《蝇王》这座艺术大厦的。

值得注意而又极易被人忽视的是小说的开头与结尾，即“三部曲”的首尾曲。那些孩子是为为什么而流落到荒岛上的？他们是为了逃避文明人类原子战争的伤害因飞机中弹坠落到荒岛上的；那些孩子获救后又到哪儿去了？是被战船带回到了正在进行原子战争的人类世界！这充塞着现代战争爆炸声的首尾曲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故事发生且贯穿始终的整个时代背景，告诉我们这里的荒岛不是鲁滨逊的荒岛，而是被置于特定时间坐标上的一个特定空间。那么，这个远离现代战争的特定空间该是个世外桃源了吧？不，荒岛就是荒岛，即使在笛福、巴兰坦等人笔下，荒岛也是经过“人”的努力才变成乐园，并由此形成“荒岛变乐园”这一荒岛小说的情节模式的；而在戈尔丁笔下，这一情节模式却全然消逝了，《蝇王》呈现给我们的荒岛，开始倒充满生机，犹如伊甸园一样美丽富饶：“同一株树上又长花儿又长果子，到处都是野果成熟的香味和草地上无数蜜蜂的嗡嗡声。”可到最后，“海岛却像干柴火似的化为焦土”，“没有什么东西是繁荣兴旺的，惟有苍蝇应运而生。”同样是来自文明世界的“人”，而且流落荒岛后也都是从建立起一个文明小社会开始的，何以结局会完全相反？也许就是因为“人”数太多，这里的小社会毕竟比《鲁滨逊漂流记》和《珊瑚岛》中的小社会要大得多，所面临的生存威胁也相应地要大得多，大到他们无力承受时，就势必无可避免地出现人性的裂

变, 终于于“恶”性膨胀, 走向野蛮的相互争斗与残杀。戈尔丁虽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这一点, 但这种推论并非没有道理, 现代人类的两次世界大战, 不都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背景下发生的吗? 从希特勒到日本军国主义者, 何以振臂一呼, 就有成千上万的人“恶”性膨胀趋之若鹜呢? 甚至在人类走向 21 世纪的今天, 从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的野蛮轰炸, 到日本右翼势力否定侵略行为的狂妄叫嚣, 谁能否认现代人类身上残存的(就算是“残存”的)兽性呢? 当我们悲哀地注视着《蝇王》中荒岛上野蛮的原始争斗时, 我们有没有联想到荒岛之外的人类世界正在进行的更为野蛮的现代原子战争? 这两者的虚实对应显然是作者的精心安排, 若非如此, 我们就难以理解小说中首尾曲的设计意图, 就远离作者的创作思路了。因此, 荒岛在《蝇王》中已不再是荒岛, 而是人类现实环境的一种象征, 是西方文明社会的一种变形。戈尔丁既借用荒岛小说“三部曲”的表层框架, 又完全颠覆了“荒岛变乐园”的创作模式, 这就创造性地形成了一种似是而非的反讽式结构。前文所提及的西方批评界某些人的“模仿说”, 实际上正是对这种反讽式结构的误读。在这种结构中, “荒岛”具有了艺术创造的特殊功能, 成了作者“拿来”透视文明人类邪恶的一面镜子。同时, “反讽”也就成了支撑起《蝇王》整个审美建构的支点。

这种反讽, 还体现在《蝇王》的人物设计上。《蝇王》中主要人物的名字的确取自于《珊瑚岛》。拉尔夫和杰克这两个名字与《珊瑚岛》的主人公完全一样, 比奇这个名字的英语发音(Piggy)也与《珊瑚岛》的另一位主人公(Petekin)有点相似。然而, 戈尔丁这样做亦是出于反讽的目的。《鲁滨逊漂流记》和《珊瑚岛》中的人物是扁平的、理想化的, 是清一色的“性本善”的化身。鲁滨逊是代表善良和理性的文明人, 星期五虽是野人, 但他天性向善, 吃人的野人虽然恶, 只是未经教化罢了; 《珊瑚岛》中的三个孩子都是正直善良的, 野蛮的土著人最终也被感化从善。野人星期五和土著人都是经教化、感化而归顺文明的“性本善”的典型。如果人类都是天性向善, 那么惨无人道的法西斯主义者从何而来? 难道他们不都是 20 世纪西方“文明人”中的

一部分吗？戈尔丁感到《珊瑚岛》中的人物与他所观察到的现实中的人不一样，认为前人荒岛小说所表现的“人性皆善”的神话脱离现实。他曾表示：“别当这样的傻瓜了……现在你长大了，你已是成年人了，一个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成熟，但你一旦成熟了，你就能看到人不是这样的了。”^③ 戈尔丁的人物是立体的、现实的。《蝇王》中既有代表善的拉尔夫和比奇，又有代表恶的杰克，且善者非至善至美，恶者亦非无善可言。戈尔丁的人物身上包含了人类本性的二重性，即人性既有善的一面，又有恶的一面，且善恶之间冲突不断。恩格斯曾经说过：“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④ 所谓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实际上就是指善与恶在人性内部的冲突。戈尔丁在《蝇王》中不谋而合地表达了与恩格斯相同的关于人的兽性的观点，借蝇王之口说出兽性是人身上的客观存在：“我就是你身上的一部分，……是我把一切弄到如今这步田地的。”^⑤ 所谓“一部分”，即人性中恶的部分。既然有“一部分”（恶），那必然有“另一部分”（善）；既然善恶是对立的，他们之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杰克开始也是文明的孩子，但后来其本性中的恶占了上风，使他变成了野蛮的头领；拉尔夫和比奇这两个正面人物也没有“完全摆脱兽性”，也曾嘲笑、戏弄，甚至欺侮过比奇，也曾“实在经不住诱惑”、“身不由己地”加入杰克等人一起抢食野猪肉。戈尔丁让《蝇王》的主人公与《珊瑚岛》的人物名字相同而行为相异正是为了通过反讽更突出更清晰地向人们说明，同名同样的人（人类），并非都像《珊瑚岛》中所描述的那样善，西方民主与文明对人的本性的影响并不像巴兰坦在《珊瑚岛》中所表现的那样可以感化人向善，人类如果不能对“人性恶”经常予以警觉，不但荒岛不会变成乐园，相反，即使人类建起了人间乐园，也会由于“恶”的作用而沦为荒岛。尽管戈尔丁在《蝇王》中着重于对“人性恶”的探索与揭示，但他并没有认为人“性本恶”，而是从写恶入手，通过揭露恶来表现人性中的善恶对立，从而引导人们关注自身天性中恶的一面，启发人们认识恶的危害，进而学会驾驭它，防止两次世界大战这样的人间悲剧

重演。

三、“荒岛”后的现实

从创作角度看,《蝇王》是对“荒岛变乐园”这一荒岛小说创作模式的反讽;而从现实角度看,则是戈尔丁对西方文明人类一厢情愿的“性善观”以及由此派生的不无幼稚的社会直线发展思维模式的反讽。可是,关于《蝇王》“人性恶”这一主题的哲学基础问题,我国文学评论界持否定意见的占大多数。不少人认为,《蝇王》“无视社会、政治、经济、历史的因素”,^⑥“大谈所谓抽象的人性”;认为戈尔丁“避开教育与文明的力量”,^⑦“错误地把社会制度的缺陷归咎于人本身的缺点”。^⑧笔者以为,持上述意见的批评家们只注意了“荒岛小说”故事场景远离社会现实的一般特征和戈尔丁强调人的自然属性的一面,但忽视了《蝇王》基于社会现实和并不否认人的社会属性的一面。

众所周知,人性包括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戈尔丁的确主张“宇宙间存在一个模式——一个似乎能对所有事物作出解释的模式”。他的所谓“模式”,实际是指人的自然属性。人那与生俱来、人皆有之的食欲、性欲、求生欲,以及恩格斯所说的人类来自于动物界这一事实而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的“兽性”,基本上都属于这一范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冷战愈演愈烈,核军备竞赛不断升级,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恐惧笼罩世人心头,戈尔丁对资本主义的文明、进步以及社会制度不再抱有幻想,从而试图从人的自身、人性的缺陷、人无法克服的动物本能中探索邪恶的根源。他选择荒岛小说这一文学样式来评论人性问题,尽管主观上是想回避社会、政治、历史的因素,仅仅从人的自然属性方面来探索人性的邪恶,但他在强调人的自然属性的同时,并没有否认人的社会属性。从根本上说,由于《蝇王》的人物、情节、主题等都是以社会现实为基础而设计的,作品对人性恶的揭示也就自然而然地溶入了人的社会属性的因素。

《蝇王》的孩子们——戈尔丁探索人性问题的载体——在流落荒岛之前,原本生活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多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的英国社会。如前所述,孩子们流落荒岛以后,很快就按照自己从原先所在的那个社会获取的经验和自己对文明的初步认识,组织起一个小社会,民主选举拉尔夫为小社会的首领,制订了一些制度,规定以螺号声集会议事,分工合作搭起茅屋,开始了井然有序的文明生活。后来,大部分孩子在饥饿、绝望和恐惧的驱使下脱离了拉尔夫的民主统治,投靠了杰克为首的恶势力,最终发展到嗜血成性、相互残杀,充分暴露出自身天性中恶的一面。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性“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和不同的社会集团中,由于不同的生活环境、文化教养、心理特征等原因,有着不同的表现和演变”。^⑨ 戈尔丁在探索人性恶的过程中,除了揭示出由于饥饿、绝望、恐惧等属于人的自然属性方面的原因致使孩子们恶性抬头,成为邪恶的俘虏外,并没有摈弃社会集团、文化教养等社会属性方面的因素,他笔下的不同人物,既代表着荒岛小社会的不同集团,又代表着西方不同阶层的人的性格特征,具有普遍的道德含义。社会文明民主不完善、制度规则不健全,面对邪恶束手无策的荒岛小社会实际上是 20 世纪西方社会的一个缩影。从政治上看,荒岛小社会的孩子分为两派,以拉尔夫为首的一派象征着进步的社会集团,以杰克为头子的邪恶势力象征着反动专制集团,每逢议事或发生冲突时,比奇等始终站在拉尔夫“左派”一边,唱诗班的人站在杰克“右派”一边,其政治含义若隐若现。以拉尔夫为首的代表理性、知识、文明的民主阵营力量单薄,不堪一击,逐渐分化瓦解;以杰克为首的邪恶势力,篡夺权力,毁坏民主,砸碎象征民主的螺号,把岛上已建立起来的民主社会推向崩溃和灾难。所有这些都,讽喻了西方所谓理性民主政体的软弱无力,折射出以希特勒为首的邪恶势力的恶性膨胀,用代表文明、科技的武器摧毁现代人类文明,给人类社会带来深重的灾难。戈尔丁并没有像有的批评家所说的那样“回避教育与文明的力量”。教育与文明的力量使孩子们借助眼镜取得了赖以生存的火种;邪恶使火蔓延,几乎烧毁了整个小岛。戈尔丁似乎既强调了文明、科技对人的生存和进步的作用,又反映了文明与邪恶的斗争始终存在;指出了当文明处于劣势时就会有出现